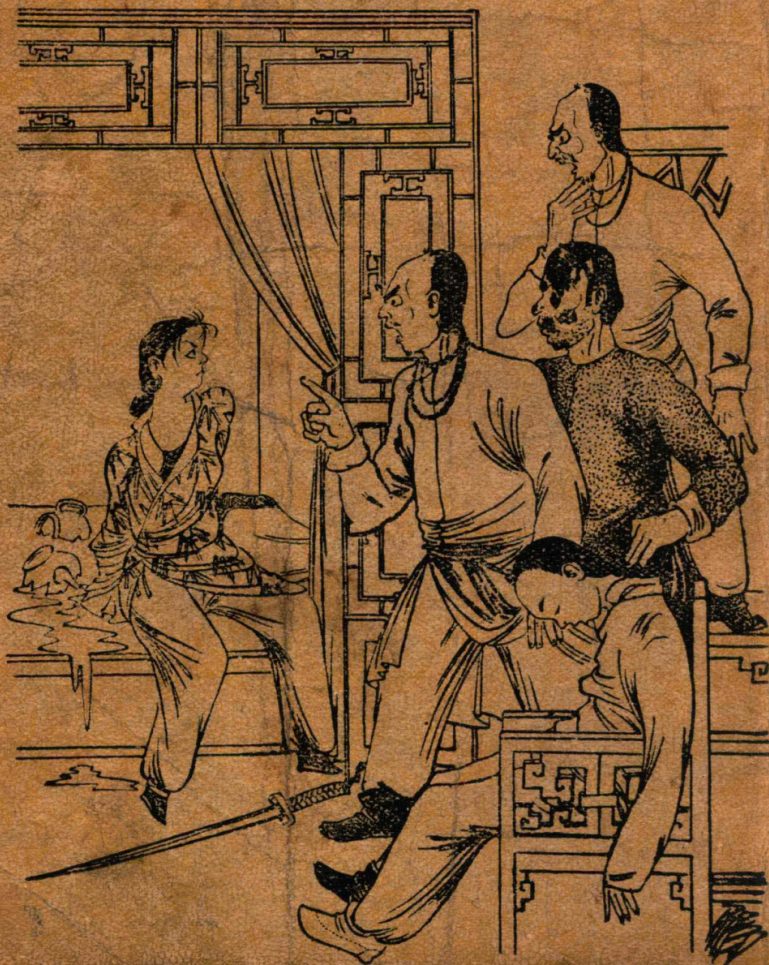


長篇武俠小說

逃刑傳

徐春羽著 第四冊





上海動力出版社

徐春羽 著

武俠
小說

逃

刑

傳

第四集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民國三十七年十月版

武俠長篇
逃刑傳
全四冊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著者 徐 春 羽
發行者 劉 彙 臣
出版者 勵 力 出版 社

分售處

青島 莘縣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五號
北平 楊梅 路市
漢口 洪益 街
南京 救國 巷
蚌埠 國貨 路
廣州 民城 路
徐州 彭 興
華北 文書 店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武俠
長篇
逃刑傳四集目錄

續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

第十三回 計萬年智賺方天玉 婁廷玉力鬥周大成

第十四回 滅巨憖一王走國 正明器衆士逃刑

武俠
長篇

逃 刑 傳 第四集

徐春羽撰

續第十二回 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

只得一狠心眉毛一縐，趁勢往下一輪，左手已是把練子鎚的挽手脫下，在鏢囊裏摸出針來藏在手內，這時苗二倖子一見大成栽倒，心裏一陣大喜，口裏喊道：「你這忘恩負師的小畜生，還往那裏走？」往前一進身，舉鈎就劈，只聽周大成一聲喊道：「姓苗的休得欺人太甚！」只聽嘩唧一響，一個練子鎚早已脫手飛出，苗二倖子喊聲不好，用力止住脚步，往旁邊一閃，好容易把練子鎚躲過，不防備大成手裏梅花針打出，一些聲息沒有的就着上了。覺得迎面骨上一涼，喊都不曾喊出，便摔倒在地，周大成哈哈一笑道：「姓苗的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今天你也輸在姓周的手裏，休怪姓周的不仁，只怪你自己不義，俺還告訴你，俺用的是梅花針打的你，那梅花針便是你教給俺的，現在俺也不用問你，只等明日此時你自己了賬，俺自有公幹去了。」說着在地下摸着那把練子鎚，把挽手套好，大踏步往裏走去，剛走出不到三五步，只聽身後一聲喊道：「忘恩負義的周大成休走，且吃俺一劍，一刀去！」耳邊帶風，嗖，嗖，刀劍都到。好大成，一

邊躲過刀劍，一邊撒步轉身，幌過自己雙鎗，往正面一看，彷彿是個女子，急忙問道：「什麼人敢攔俺的去路？」只聽前面一個女子口音道：「周大成，你真算是利令智昏，怎的連俺的口音，都聽不出來了？」大成聽得清楚，明明是小芳口音，心裏尋思道：慚愧，俺知道是姓苗的一個，才用藥針把他打翻，誰知後面還有人在此，這件事說出去，大是難聽！眉毛一縐道：「有了！」遂向小芳道：「俺當是誰，原來是小芳姊，黑天半夜，在此則甚？」小芳道：「呸！你還待欺俺怎的？俺眼睜睜瞧你把師父用藥針打倒，你還敢在這裏假作不知，休走，吃俺一劍！」原來小芳在幾個師兄弟裏，最和大成投契，所以大家說大成背叛，他心裏委實不信，並且深恨婁廷玉，不該這樣誣饒好人，及至來到此處，果見他真個來了，心裏便起了三分狐疑，又聽他和苗二侖子說了一片話，又添了三分焦急，再看到亮兵器動手，便有了七八分不快，又見大成摔倒，苗二侖子追了過去，提鉤就劈，方喊一聲使不得，平空又見苗二侖子倒了下去，待要過去，又恐怕受了大成暗算，再看大成說完，轉過要走，自己還待不追，一聽張靈姑早已喊出聲來，便於萬不得已喊了一聲提劍跑了過來，原打算大成看見他們兩個便要逃跑，誰知大成不但不跑，而且答話動手，心裏雖不願意，只是一時也沒有旁的辦法，心裏還想靈姑過來協助，再回頭一看靈姑早已不知去向，心裏不由罵道：「這個使促狹的，把人家喊了出

來，他倒跑了！」正在動手之際，只聽大成喊道：「小芳你看你身後什麼人？」小芳一時忘神，回頭一看，大成趁勢一梅花針正釘在他迎面骨上，小芳呵呀一聲，倒在地下。周大成不由哈哈一笑道：「姓曹的，休得怨俺手毒。等俺把他們弄倒之後，自來救你！」說完一抖手中雙鎚，大踏步向廟裏走去，剛剛來到廟牆，正作尋思從什麼地方可以進去，只見眼前一幌，從牆上早已跳下兩個人來，只聽又是女子口音道：「王爺你老快來，你老那位徒弟他來了！」大成一聽這個口音，十分耳熟，只是一時有些想不起，再看那人已然來在自己身旁，剛要問聲什麼人？只聽一聲斷喝道：「周大成，我把你這喪盡天良的小畜生！你怎敢誤聽旁人言語，背叛師徒義氣，竟敢打傷你師叔師妹，你的天良何在？你便是忘了師徒之義，難道連當年你父親把你跟我學藝這事情都忘了嗎？你若是一時糊塗，應當快快醒悟，快快同我把你師叔師妹救醒再說別話！」大成一聽，不是自己師父是誰？原來張靈姑看小芳已然過去動手，明知小芳不能贏得大成，自己在天津已然吃過他的虧，便不肯跟他過去動手，仗着自己路熟，便趁小芳和大成動手之際，急忙撒步跑回，來到廟裏，一看裏邊沒人，心裏十分焦急，便在院裏喊了一聲道：「甚麼人在屋裏？」殿裏王先生聽見，急忙走出道：「是我在此，張姑娘可有什麼要緊事？」靈姑一見王先生，急道：「這就好了，就是你老那個徒弟，姓周的他來了，遂把周大

成怎樣從廟西來，怎樣苗二倖子攔住去路，怎樣和他動手，怎樣把他弄倒，他是怎樣用藥針把苗二倖子打倒，小芳怎樣過去，也怎樣被他用藥針打倒，自己才怎樣來送的信，一一說了。王先生一聽，不由勃然動怒，便向靈姑道：「他現在那裏？」靈姑道：「他現在恐怕也要離這裏不遠了。」王先生急忙從旁邊抄起自己金背砍刀，向靈姑道：「張姑娘頭前帶路，待我親去見他。」張靈姑答應一聲是，才往外走，只見從黑影跑過兩個人道：「你老去不得！」王先生回頭一看，原來正是張興霸和尤俊英，王先生問道：「怎麼去不得？」張興霸道：「你老不曾聽婁老英雄講，只讓你老在廟裏，不要出去麼？」王先生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那裏還顧這許多，你兩個只在這裏守好，我去去便回。」說完同了張靈姑，一直越過廟西牆，剛剛走出不到一箭地，只見前面一條黑影，迎面而來，靈姑急忙一扯王先生道：「王爺留神，他來了！」王先生道：「我自理會得！」遂立住脚步，按住砍刀，看那黑影已到面前，王先生把刀一軋喊道：「前面來的可是大成？」周大成正跑之間，聽得有人喊嚷，急忙收住脚步一聽口音，正是王先生，那大成雖是誤聽蜚言，喪了良心，然而究竟有些自己和自己道不下去，況且方才一打苗二倖子，二打小芳，那股戾氣，已然下去許多，現在見王先生一問，不由一陣忐忑不安，繼而一想，我今天是幹什麼來的，既然當面遇見，怎肯放過，遂把雙鎗一軋道：「正是周

大成，想你已知俺的來意，難道還不肯成全俺嗎？」王先生呖的啐了一口道：「周大成你這小畜生，你只顧貪圖一時榮利，你便忘了要受千人指罵，你就不想想你身從何處來？藝是那個教？你就忘了你臨行時候，你父親在家裏囑咐你的話，你竟喪盡天良，打傷你的苗二師父，曹家師妹，你想想你的天良何在？要是依我良言相勸，趁早扔下兵器，快去把師叔師妹救醒，念你父親託付一場，我必使你回得山東，你倘若執迷不悟，那時我就顧不了許多，定要把你捉住，給那忘恩負義的作個警戒，你也不是什麼糊塗人，你就快快說吧！」大成反哈哈一笑道：「姓王的，不要說那些囉囉話，你有本事把俺打倒，一切事情全都應你，如若你被俺打倒，俺也不懂這些，俺只拿你去獻功請賞，就讓你先動手吧！」王先生聽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舉起金背砍山刀照定大成頭上砍下，大成往旁邊一閃，甩雙鎚壓住刀背，往前一進身，抖雙鎚便奔王先生胸膛，王先生側身一讓，雙鎚打空，進步扁刀就奔大成咽喉，大成往下蹲身，刀從頂上過去，方要起去甩鎚，只見王先生刀從頭上撤回，便不敢再往起進身，打算換個着數，從旁邊甩起雙鎚，取王先兩脇，王先生不容他起去，把刀往回一軋，作個「劍劈華山」之勢，大成顧不得再用雙鎚，急忙側身往左旁一偏，王先生趁勢提起左腿，照定右膀就是一腳，大成不會防備，退出有五六步，扔鎚摔倒，王先生剛要趕了過去，後面張靈姑一聲喊道：「王

爺，追不得，留神他的暗器！」王先生也知道他毒藥針厲害，收住脚步，再往前邊一看，大成早已爬了起來，轉身就跑，原來大成摔倒在地，只等王先生過來，好用梅花針，誰知一按繃簧，已然發鬆。原來裏面已然沒了藥針，心中這一驚，真是非同小可，再看王先生已然止住脚步，心裏不由念聲佛，急忙站起，轉身就跑，依着王先生，還要追趕，靈姑急忙攔住道：「王爺，你老先不要追他，還是快看苗二爺和曹姑娘要緊！」王先生一聽，急忙止住脚步，同了靈姑，一直來到那邊柳林裏，一看苗二倖子和小芳仍然躺在那裏，急忙上前扶起，王先生道：「我想最好先把他們背回廟去，再作打算！」靈姑道：「也只好如此。」於是王先生背起苗二倖子，靈姑背起小芳，不一時，來到廟裏，張興霸和尤俊英一齊迎了出來，王先生道：「呵呀不好！這件事依然是沒有辦法！」靈姑道：「什麼沒有辦法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那大成打的是藥針，這解藥雖是苗二爺所配，他身上却沒有解藥，這針打上之後，對時必死，你說這應怎樣辦法？」靈姑聽了笑道：「你老真是愛忘事，你老想想，這藥針除去周苗二位之外，還有誰會打？」王先生低頭一笑道：「嘔！我真是急糊塗了！」遂向靈姑道：「你就快去掏出來吧！」靈姑過去從小芳袋裏掏出一個藥瓶，上面寫着梅花丹，急忙取過涼水，給兩個人服下。王先生道：「你們先在這裏，我要到前邊去看一看，如果他們醒了過來，不要就叫他們出去，

我去看」一看就來，遂提了金背砍刀，一直走出廟門，聽聽前面並無一些聲音，心裏不由狐疑道：「怎的連一點聲息全沒有？難道他們都殺得沒了人了？」正在尋思之際，只見前邊一道黑影，蛇行勢的往前走來，王先生急忙把刀往後一背，掩着自己身體，看看那人離自己已然不遠，只見地下那條黑影陡的從地下縱起，彷彿和一條箭相似，直奔自己面前而來，王先生方喊道一聲不好，只見那黑影早已站在自己面前，喊了一聲道：「師父你老怎會來到這裏？」王先生一聽，原來說話的正是華梁。便急問道：「你們這裏有什麼動靜嗎？」華梁道：「這裏一點動靜都沒有，你老那裏有什麼動靜嗎？」王先生道：「豈止是有動靜，那周大成小畜生果然來了。」華梁急問道：「他現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王先生道：『你先不要忙，他此時已然去遠了。』遂把大成怎樣用藥針打傷苗二倖子和小芳，靈姑怎樣報信，自己怎樣把他打倒，他是怎樣逃去，一一都說了。華梁道：『他怎麼便真變成這種樣子？先生不該放他走去的。』王先生聽了說道：『他此時已經走了，說也無益，等到明天再講吧！只是他說他們一共來了有三十來個人，怎麼這邊連一點聲響都沒有哩？』華梁道：『這件事難免又是他弄的鬼，從根上就不會來那些人！』王先生道：『這話也說得是，還有一件，怎的這半天不會見婁老英雄？』華梁道：『方才還在這裏的，不知一時間那裏去了？師父且和俺向前走幾步，尋了他們回去。』王先

生正和華梁向前來，只聽前邊一陣腳步聲音，華梁急向王先生道：「你老準備着，八成是來了！」王先生急忙軋刀，華梁也扯出十三節亮銀鞭來，看看已然臨近，華梁眼快，急喊一聲道：「那旁來的除了婁老英雄之外，還有什麼人？」婁廷玉道：「是俺同陶都頭，和徒兒李大勇，怎的王爺你也來了？」王爺遂把方才之話，細說了一遍，婁廷玉恨道：「怎的不讓俺遇見這個無義的人！」王先生道：「似這種無義的人，良心已然喪盡，他能這樣不義，我們不似他那樣不仁，就是看見他，又能把他怎樣？還是放他逃去爲是，況且像他這樣人，也絕不會落得好下場，任他自亡好了。」婁廷玉道：「那麼今天除去他以外並沒有旁人來，俺等也不必在此久候了，先回到廟裏再談吧！」王先生道：「多累婁爺又熬了半夜，回廟去再說吧！」於是一行四人，齊回關帝廟，一看苗二倖子和小芳業已復舊如初，只是旁人全都仍然未回，婁廷玉向華梁道：「你到東牆把他們全都叫回。」華梁答應一聲去了。婁廷玉又向李大勇道：「你也到廟後把衆位請了回來。」李大勇也答應去了。不一時，金威，丁立，吳七，東方德，鄧叔寶，方天玉，韓光，都已來到廟裏，彼此互道辛苦以後，落坐吃茶，大家問起如何又叫撤回，婁廷玉便把周大成怎樣已往經過，怎樣針打苗二倖子和小芳，怎樣王先生自己出來，打倒大成，大家怎樣才退回廟來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當下丁立聽了道：「既然如是，這件事却有些不

大妙相，那大成既敢隻身前來，必是已然知道俺等住在此地，千不該，萬不該，師父不該將他放走，祇要等到天明，他定會領了官面人等前來無禮，俺等此時，除去這裏，又沒個去處，這事豈不是弄拙了！」婁廷玉道：「這個却不妨事，俺倒還有個計較在此！」正說到這裏，只聽苗二倭子道：「你們可曾看見華梁？」大家聽了一看，那裏還有華梁的影子！王先生問東方德道：「方才不是華梁去請你們幾位回來的嗎？」東方德道：「是的，華小官人找俺等回來，俺等便回來了，華小官人却向俺等說，還要去到後面去請別位，叫俺等先回，俺等便先回來了，却不知華小官人現上什麼地方去了？」王先生又向韓光道：「你們可曾看見華梁嗎？」韓光道：「不曾見，華小官人就不曾到我們這邊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怎的這般時候還不曾回來？難道他也出了差錯不成？」苗二倭子道：「這却決不至於，不過要依俺想，他一定是進城去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他這小小年紀，城裏地方又不熟，這趟去豈不又要惹出事來。」苗二倭子道：「這却不消多慮，倒是先想個法子，怎樣能夠躲過他們來尋躡惱才好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此時除去這個廟裏，我是別無去處，你叫我想什麼法子！」婁廷玉道：「這個却不用焦急，俺倒有個辦法，在此處往南不到三里地，地名大柳樹，那裏便是俺這徒弟家裏，大家且到那裏暫時躲避一天，只要今天白天這裏不出事情，等到明天俺便可以想出方法進內行事，不知你們幾位

以爲如何？」王先生道：「既是有這樣去處，那真是再好沒有，就請你老同我們去趨吧！」婁廷玉道：「同去却是不能，這廟除去俺師徒之外，並無旁人，如果俺師徒剛剛走去，那廝便引人來尋癰惱，雖然俺不怕他，恐怕地方上人知道俺藏在徒弟家，那時豈不連累了他李家，俺這徒弟的父親，也是江湖上義氣的男子，最喜交朋友，如果俺徒弟同諸位走去，他自能有一份款待，並許能夠保諸位無事，俺在廟裏靜候他們來到，想好話打發他們回去，決不勞諸位放在心上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此又累了你老！」婁廷玉道：「這却算不得什麼，大勇，來，這裏有字條一個，拿回去交給你父親，就說是俺所寫，你却要急急趕了回來！」李大勇答應同了大家，辭了婁廷玉，一直奔往大柳樹，婁廷玉也自在關帝廟等周大成，暫時不提。且說華梁，聽王先生說周大成已經來過，並且把苗二倭子和小芳，用藥針打傷，不由自己尋思，周大成和自己要算第一個相識，又和自己十分投契，現在雖然不曾當面見他有什麼舉動，但是聽大家所說，他已是做出不法的事情，倘若竟因旁人蠱惑，弄得一敗塗地，回家以後，怎樣對得起他的父親，看這種神氣，也絕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開得完的，不如自己親自到王府去探大成一遭，見面之後，可以把裏面利害向他一說，倘若他能回心轉意，自己拚着找個無趣，也要替他把這罪過拖到自己身上，等到事完，把他帶回，交給他父母，也免得人家說自己不義氣。想

到這裏，便借着找東方德爲名，便一直往北跑去，眼看天光大亮，才到城門，好在自己穿的又不是什麼夜行衣靠，並不怎樣惹人注目，一直來到城裏，找了一個小店住下，好不容易耗到天黑，店裏關了門，自己聽了聽，院裏沒了人聲，慢慢把屋門推開，走了出來，帶好屋門，從牆上跳了出去，找個僻靜所在，把自己衣服收拾好，把亮銀鞭盤好在腰裏，然後施展夜行術，直奔大城裏，來到城裏一看，已是路靜人稀，雖然路途不熟，却喜看過地圖，還記得方向，一直往北，聽聽已然交了二更，才來到慶王府，找着圍牆，從上面跳了過去，一看裏面黑黑沉沉，全看不出一些燈亮，探着步兒凝神一看，原來一片荒園，地下盡是些荊棘蒿草，知道自己進來錯了，却又不願再退了出去，便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走來走去，只見又是一座短牆攔住，看看那牆並不算甚高，便往後退出兩步，一縱身從上面跳了過去，原來正是那緒經閣後院，裏面雖然有燈却不見甚亮，聽聽裏面似乎還有人說話，便躡着脚步走到窗根底下一聽，只聽裏面一個人說道：「別的不用說，就說這兩天這個窮忙叨勁，就夠瞧的，我明天就得跟了頭兒說下子，要還是這樣，就算吹啦！」只聽又一個道：「你先別這麼發煩，昨天了頭兒不是跟你說了嗎？只要過了十八，什麼事咱們就全都不用管啦，好歹的先混過這幾天再說吧！真格的，昨天那檔子，怎麼樣啦？」那個說：「什麼怎麼樣啦？」「就是昨天逮着那個老西兒

到底是誰，這事怎麼樣啦？」「不就是那個老西嗎？他姓什麼黨啊。從那裏來的沒聽說！反正這件事有點不是頭，大概沒准就許出點毛病，就拿毛教師他們這般人說吧，會瞪着兩個眼睛讓人家把逮着的人給救走啦？只要再過兩天還不把腦袋混沒了哇？」只聽又一個道：「可不是嗎？你還沒聽說哪，那天老魏跟大葉兩個人把着沁冷泉，會讓人家給網上扔在水裏啦……」「你別瞎說啦，那裏是什麼繩子給網上的，一個人腿上來了一針，也不是什麼做的？第二天晚上，老魏跟大葉混身都青了，就跟服了毒似的，連府裏五福化毒散都給他上上了，也沒見輕一點，後來要不是逮着那個小孩，只怕這陣他們兩人早死了！」只聽一個道：「敢情是這麼回事呀，反正我橫是聽見有這麼句話吧！後來那個孩子也不是怎麼樣了？」華梁聽到這裏，急忙又往前湊了湊身，把耳朵伏在窗戶上往裏聽，誰知却大大失望！只聽那個說道：「你算了吧！沒有像你這板倒破缸問到底的，這個時候也可以了，你也該出去瞧瞧去了！」華梁聽到這裏，知道那人就要出來，急忙一撒身，蹲在牆角下待了半天，並不見有點什麼動靜，從又慢慢湊到窗前，往屋裏一聽，那兩個人二次又談起來了，只聽一個說道：「別的不用說，就說這兩天這個窮叨勁的就夠瞧的，我明天就得跟丁頭兒說一下子，要還是這樣就算吹啦！」只聽又一個道：「你先別這麼老發煩，昨天丁頭兒不是跟你說了嗎？……」兩個依然照着前次的話又重說了